

程

新刊臨川王荊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六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禮論

禮樂論

大人論

致一論

九卦論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
有德之淑女為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

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
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
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
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
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
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
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挑夫國無鰥民然後
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免置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
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采芣后
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
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

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閱其君子而勉之以正
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
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
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
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
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
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
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
爾凡為禮者必誣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

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蹠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其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難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聽不視而明不思

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育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生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為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為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為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

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以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也至矣世俗之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類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窮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

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聰非目以為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為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黃梓士鼓而樂之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貉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魯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魯子而為知道則道不遠乎言貌辭氣之明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

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
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
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
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
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
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
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
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
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備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
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

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
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
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
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
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
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脩五事而闡陰陽是天地位而三
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故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
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
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脩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
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之順流俗而已夫使天

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
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
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
已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
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
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
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
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非同者心也易曰
宥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為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
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勳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
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為聖人

之道為聖人之道者時務遠售諸人以為進取之階今夫
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為王公大
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蓬披之衣為商賈矣由是觀
之王公大人固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
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優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
人矣內而好愛之容盛其欲外有便嬖之譖駭其志向之
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類回
者好學木遷怒不責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類
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責過者
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類子之所謂進也
人之所謂益類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類子

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舌身損於動非先難
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
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重蒙焉及其至也
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為隱諸子之支離不
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揣策而數
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彥可指藉而定
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
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
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
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
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
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無不能造父精之
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
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為
御羿用之以為射盜蹠用之以為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
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耦之之不
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隱而言謂之聖
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與道未嘗不入於神
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
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

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有所指異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為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為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為神德之為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聖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為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豈有自為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為德業之卑不足以為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為夫為君子者豈棄德業而不為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仁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為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

而據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守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卒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

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脩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

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出而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非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

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踈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為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

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雖能久其志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以不知變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事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繁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并者所以辯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享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事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人之一困於特則憂慮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

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新刊臨川王荊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六

新刊臨川王荊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七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述

行述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施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

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蒸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布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皋陶士塗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符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

功泰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臯陶方祗厥叙方
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
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
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
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
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
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
考以至世之有為者皆不足以為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
力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方之不瞻魁然自以
為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
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華周古之

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遇必有以
約之約之而不曉始將擯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
國雖然其言之者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天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子觀於天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
是於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
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
之論哉為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
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
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苟
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為是說者

蓋亦言其時而已也者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
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君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
道浸明浸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抑
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
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
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
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為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
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
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
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
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

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
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
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
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
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有任德之君
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
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
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
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失不及於德而任刑以

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耻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手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此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器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

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為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為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為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認七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

實則其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為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為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為蔽一而其為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為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為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紀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為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當

而孔子之事為禮之權也且奢者為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為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為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

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
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
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
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
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
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
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
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
齊淵聖公劫於曹洙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
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
而淵聖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

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
蓋必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
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
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
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
而莫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出之惠人
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
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
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永利之所
歸霸者之道不王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
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
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
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性也性者情之本
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
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性惡無它是有見於
天下之以此亡者而入於惡而不如亡者之出於性耳故
此王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
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
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曰白情惡也害性者情也
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

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
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
莫非情也被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
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
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
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卒此一者而明
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
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夫是以知性情
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
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
為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曾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出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

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為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為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也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傷也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為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為仁則一也孔子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決乎草木旁溢乎四夷

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決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上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原件短缺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子
 曰於子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
 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為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
 人於宰子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
 之不以其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向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
 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
 顏回為好孝問其餘則未為好孝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
 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
 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
 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子冉求

之不

得列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
 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
 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孝則好孝
 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
 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
 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匪其過不苛於論人所以求
 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適

古之人僕上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
 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上亂而遠齊上大夫被害已
 則反而食乎魯上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
 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無乎其猶有

禮耳於是之衛上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能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上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